

ZHUIQIU ZHONGJI DE LINGHUN
XUDISHAN ZHUAN



(1893—1941)

追求终趣的靈魂

许地山传

●宋益乔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6

● 宋益乔 著

追求终极的灵魂 许地山传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福州

202

追求终极的灵魂

——许地山传

宋益乔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375印张 4插页 153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100

ISBN 7-80534-122-2

I·113 定价：2.65元



许地山 (1893——1941)



16岁时的许地山



1924年在印度



1916年在漳州华英中学任教

漳州华英中学任教 916

1929年5月1日结婚留念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一日結婚九周年紀念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結婚九周年紀念

许地山在书房



许地山手迹

生平不徒聚書效^收博^收會^收總事^收新^收亦
漫不為骨董客^收購^收向^收鐫^收鋒^收壁^收主^收入
軒^收裏^收勤^收設^收開^收豈^收爾^收得^收生^收研^收自^收娛^收儲^收才^收研
解^收親^收家^收錦^收奮^收發^收未^收欲^收斷^收斯^收壙^收鷄^收鳴^收忽^收見
入^收社^收齊^收知^收是^收咤^收爽^收請^收源^收興^收

笠笠先生命誦大千檀香齋劍軒圖印弟啟正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 許地山書

老^收子^收身^收身^收月^收我^收定^收得^收喜^收存^收成^收長^收
日^收旋^收報^收還^收來^收喜^收不^收賦^收此^收
排^收帶^收飛^收得^收象^收金^收驚^收破^收敵^收轟^收雷^收震^收
九^收天^收護^收國^收丹^收心^收垂^收宇^收宙^收何^收來^收迷^收象^收
在^收波^收煙^收

許地山

目 录

第一章	花生筵.....	(2)
第二章	求学与求生.....	(26)
第三章	情痴.....	(40)
第四章	文坛初试 (一)	(54)
第五章	文坛初试 (二)	(71)
第六章	无花果—落花生.....	(79)
第七章	儒·佛·道·基督.....	(90)
第八章	再婚.....	(104)
第九章	《春桃》、《东野先生》.....	(112)
第十章	“老鸦嘴”	(125)
第十一章	西游记.....	(134)
第十二章	决裂与新生.....	(153)
第十三章	香港岁月——“改革者”	(163)
第十四章	香港岁月——“向上望向前行”	(176)
第十五章	香港岁月——天堂·地狱.....	(190)
	许地山生平大事年表.....	(197)

鲁迅先生终生都在不知疲倦地履行着一项神圣的使命：挖掘魂灵。为此，我向我们民族这位空前的文化伟人献出最高的敬意！

如果说这本小书还有点价值，那就在于，作者忠实不渝地遵循了鲁迅的伟大遗范，也把“挖掘魂灵”视为自己写作的最崇高目标，尽管这里所谓的“挖掘魂灵”与鲁迅先生的原意多少有些差别。

——作者题记并以之代序

第一章 花生筵

“快把后园收拾好，摆花生筵喽——”

辛亥革命之前三、四年深秋的一天，在广东三水县衙门的后宅院里，几个男女少年兴冲冲地来回奔跑，呼呼喝喝，如一窝鸟雀炸了巢。他们推拥着来到后院一个茅草覆顶的小亭上，一齐动手，有的扫地，有的擦桌凳，有的平整亭旁的道路。不大一会儿，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小小茅亭更是光洁新鲜。完成了任务，满头大汗的孩子们顾不上喘一口气，就一窝蜂似的互相追逐着，出园玩耍去了。茅亭里只剩下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这是一个文静内向的孩子，面皮细嫩，身材略高，既有少年人的活泼朝气，又通晓事理，举止文雅。他正是日后以“落华生”的笔名闻名于世的许地山。这一年，他们几兄妹遵照父亲的吩咐，在后园一块空地上，自己开垦耕耘，种了一些花生。花生收获后，父亲高兴地又下了一道“指令”，说今晚要在后园茅亭上摆一个“花生筵”。

分外细心的许地山待兄妹们走后，还在瞧瞧石桌，看看石凳，似乎生怕有一丝灰尘没有扫净会惹父亲不高兴。他知道，父亲许南英身为阳江府同知兼任三水县知县，平日里公务极其繁冗，今晚忽然忙中抽闲，要和全家团聚，一块吃花生赏月，其中一定另有深意。

他又是个性情敏感、喜作沉思遐想的孩子。每当心灵受到触动，就免不了联想到许多其它种种事情。今天正是如此。一席花

生筵还未开始，少年人的心思早已飞向极为遥远的地方。那已成往迹的一幕幕旧事，如刚刚发生过一样，历历分明摆在眼前——

旧事往往都是沉重的。

满清光绪二十年（1895年），中日之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甲午战争”。战争的结果，李鸿章惨淡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几乎全遭覆灭，在中华民族史上记下了痛苦屈辱的一笔。翌年，清政府虽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取得暂时的安宁，仍然勉强维持着那种虚假的“太平”景象。但，象剧烈的大地震过后一样，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台湾，却引起了激烈的持续不断的“余震”。

原来，按条约规定，中国不仅要赔偿日本以巨额银两，而且，还把包括台湾行省、澎湖列岛在内的领土也永久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开，台湾朝野人士群情激愤、议论哗然，独立自主的情绪在全省人民中迅速蔓延滋长。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在几个有力的头面人物奔走斡旋下，朝野人士共同议决：实行独立自主，成立“台湾民主共和国”，公推前行省巡抚唐景崧为“大伯理玺天德”（大总统），由刘永福提督军事，丘逢甲管理民政。许南英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台南筹防局统领，独当一面，负责守卫重镇台南府城。

许南英是台湾的著名诗人，与丘逢甲齐名。进士出身，少怀大志。晚清末年，政治腐败，许南英亲眼目睹国事日非，忧心忡忡，经常与诗朋社友们一起议论时局，筹思挽救民族危亡的良策。光绪十二年，他第一次进京参加会试，作“策论”时，针对时弊，侃侃而谈，文章有识见，激切动情，考官们都深为叹服，但又怕锋芒外露，易遭物议，不敢录取。直至光绪十五年再次应

试，方中恩科会元夏曾佑榜下第十八名。中试后，他主动辞去了被一般人所艳羡的做京官的机会，要求回台湾台南原籍任职，参与管理地方事宜。他认为“一个人出仕，不做廊庙宰，当做州县宰。因为廊庙宰亲近朝廷，一国大政容我筹措；州县宰亲近人民，群众利害容我乘除。这两种才是真能为国效劳的宰官”。

在台南，许家是个“世家望族”，单许地山这一代，就有嫡庶兄弟六个。地山，本名许赞堃，地山是他的字。因为许南英生平极仰慕宋代大文学家黄山谷，所以使用“山谷”两字分别作了他两个儿子的字（许地山的三哥字“敦谷”）。老人家望子有成的惓惓厚望，于此可见。又因许地山出生于上午丑时，在兄弟们中排行第四，所以他还有个乳名叫叔丑。

按照一般标准，许家可算得是一“理想家庭”：世代书香、家道殷实、关系和美、交游广阔。然而，战争象瘟神一般，打破了宁静恬淡的生活秩序，也搅乱了人们的美满心境。南英先生身膺重任，在前敌领兵作战。许家一门大小在家里终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陷城失地的坏消息不断传来，加上战乱时期特有的各种谣言到处传播，更搅得人心惶惶，分外加重了人们心头的阴影。

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开战不久，台北、台中、基隆相继失陷，“大总统”唐景崧率先乘德轮内渡，军事长官刘永福也提出兵饷一走了之。到一八九五年九月份，全台只剩下台南一座孤城，还在许南英领导之下苦撑危局。

在战争发展到最紧急关头，许南英打发夫人吴慎带领儿女们内渡逃难，留下许地山的庶母和一些子侄留家看守。历年积蓄五万左右现金，全部提去充作了军饷。他安排好了一切，慷慨赴敌，决心与城共存亡了。

这次逃难，许地山还不满两周岁，但几十年后，对这幕情景

记忆还很清晰。他“仿佛地记忆着我是被人抱着在街上走，看见满街上拥挤得很，这是最初印在我脑子里的经验”，严峻的社会现实给他上了人生的第一课。

那次逃难离开台南故乡后，他们一家首先到安平港，然后内渡到汕头，暂时寄居在一个名叫许子荣的同宗家里。

生活安顿下了，但一家人的精神负担并没有丝毫减轻，心头如同坠着沉重的铅块。南英先生的安危行止牵动着一家人的心。他们经常默默无言地站立在海边上，隔海遥望海天的那一边，心中默默祷告。——海浪翻涌，海鸟飞翔，天地无情，他们能从哪里得到父亲的消息啊！

那些日子，母亲变得分外忧郁寡言了，这位性格贞静的妇女，已经习惯于把痛苦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她在住室里供上观音菩萨的塑像，早晚三遍上香诵经，虔诚礼拜。这种庄严静穆的气氛强烈地震撼了许地山幼小的心灵。他看着母亲恭恭敬敬地参拜菩萨，再打量打量菩萨那低眉顺目慈祥庄严的法相，一种异样的神秘感悄悄地袭入他的心中。

许南英先生后来的经历是颇有传奇意味的。

“旧历九月初二日，安平炮台被占，大局已去，丘逢甲也弃职，民主国实际上已经消灭，城中绅商都不以死守为然，力劝先生解甲。因为兵饷被刘提走，先生便将私蓄现金尽数散给部下。几个弁目把他送出城外。……民主国最后根据地台南被占领后，日人悬象遍索先生。乡人不得已，乃于九月初五日送先生到安平港，渔人用竹筏载他上轮船。……日人登船搜索了一遍，也没把他认出来。”

内渡找到家人后，许南英带来许多令人黯然神伤的消息——

按照台湾风俗，男孩子长到十三四岁，这家就须养一只小公猪，由主妇亲自喂养，待到孩子十六岁上元日，把它宰来祭上帝，因此这猪被称作“天公猪”。“三四年之中，不能叫它生气、吃惊、害病等。食料得用好的，绝不能把污秽的东西给它吃，也不能放它出去游荡象平常的猪一般，更不能容它与母猪在一起”。那年，许地山的大哥许赞书已满了十三岁，母亲专为他喂养了一头“天公猪”。逃难离家后，那猪就再不肯吃喝，整天只是把嘴拱在地上呜呜地叫，不久就死掉了。这使许地山的母亲到“十年以后还在想念着它。她叹息公猪没福分上天公坛，大哥没福分用一只自豢的圣蓄”。

南英先生有一匹心爱的战马，后被日本人抢去，拴在槽头，也是整天嘶鸣，不食草料而死……

许南英回到大陆，把家人安置好后，就独身一人到新加坡、曼谷等地漫游。两年后，才倦游归来。经此一番国破家亡的大变故，老人家显得苍老了许多，虽然才四十二、三岁年纪，头发却全都花白了，脸上额上的皱纹象刀刻一样深，似乎里面饱藏着人世间的无数艰辛和风波。他终日很少说话，也不大与当地人士应酬来往，心头好象埋藏着深深的隐痛。平日在家里，不是整天敛容端坐，就是一个人关在屋里写诗作画。他最爱画的是梅花，他画的梅花大都是横枝旁逸，在如铁如虬的枝干上附着几点碎花，傲岸挺拔，骨格铮铮。间或也会在梅下添几笔怪石或野草，也都苍凉遒劲，横溢着一股油然不平之意。当地人士知道了南英先生的来历，都敬佩他的为人，也喜爱他的诗作和绘画，争出高价来购买他的诗文手稿和画幅；只要知道对方是清清白白的正当人，南英先生从来是来者不拒，总让孩子抱出作品，随来客任意选检，但对附送的“润笔之资”却总是原封退回。

有一天，老人家多喝了几杯，双目灼灼，脸上泛发着红光。

他拿出刚写好的一幅条幅，把全家人都召唤到面前团团坐定，用低沉缓慢但顿挫有节的声音读给大家听：

初祖居台溯前明，
二百余年隶圣清。
九叶孙支备族谱，
三迁母教起儒声。
郑祠马庙邻亲舍，
旧社新昌纪祖莹。
无限春露秋霜感，
何况耳旁鹧鸪声。

他把诗的含义一句一句仔仔细细地讲给孩子们听，语调伤感深沉，象在陈述一个古老美好但已失落很久的童话。解完诗后，南英先生满怀深情地说：“孩子们！不要忘记，海的那一边是我们许家的故乡！我许家列祖列宗的坟墓在那里，你们的庶母还有其他兄弟叔伯至今也生活在那里，此生此世只要还有一口气，都不能忘记回家祭扫先人的坟墓，探望我们的亲人哪！”说到这里，一向严肃威严的老人，竟忘情地在儿女们面前哽咽饮泣起来，孩子们也都抽抽答答哭个不住。直到房东许子荣先生闻声赶来，劝慰了一番才罢。

在别人家居住终非长策。过了一段日子，南英先生打点了一下，起程进京述职。吏部有司风闻南英先生在战争中的表现，深为器重，认为“臣节不亏，百世可风”，有意留他在京做官，但他依然本着“不为廊庙宰，便当为州县宰”的初衷，“自贬南交为末吏”，自己请求到地方去任职，最后得了个广东行省的即用知县加同知衔的官职。从此，就在广东南部一带做地方官。到任

后，他整治弊端，恩威并施，深入下层，访察民情，所到之处，颇有政声，一时被称为“能员”。也因此故，他总是被上司委派到最棘手的难以治理的地方去。一家人居无定所，也经常随南英先生职务的调迁改换居处。几年之间，足迹所到，几乎走遍了广州以南的全部山野。

“生于忧患，死于晏安”、“生无建树死嫌迟”、“人当奋勉，寸晷不懈，如耽逸乐，则放僻邪侈，无所不为。到那时候，身心不但没用，并且遗害后世”。这是南英先生经常用来告诫儿女们的话。对父亲的“庭训”，许地山牢牢地记在心里，把它作为指导自己立身处世的座右铭。

许地山自幼秉性颖悟，性格正直，遇事喜欢独立思考，有决断能力。南英先生对他很是喜爱，寄予了很大希望，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夸赞他：“我家阿丑将来有希望的！”上学读书后，因为学习成绩好，还亲自把一枚金戒指戴在他的手上，作为奖励。

说起上学读书，其间还有一段怪有意思的插曲。

许地山四岁那年，家里请来一位先生，做他的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的塾师，另外，也还有一些亲戚家的子弟附读。看着兄姊们一个个欢蹦乱跳，背着母亲亲手织做的书包去上学，许地山馋得眼都发了红。偏偏平日和他玩得最好的三哥敦谷，这时却故意把书包高高地举过头顶走到他面前，装出一副大人的神气对他说：“阿丑，不要闹，好好在家里玩，听妈妈的话。放学后我领你捉蚱蜢。”几个孩子刚刚你拥我挤欢天喜地的走出院子，许地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正在做针线活的母亲听了吃了一惊，急忙走出屋来问：“阿丑，哭什么了？是你三哥欺负你了？”

“我要书包！我……要上学！”许地山一头抵在母亲怀里，

哭个不住。

“孩子，你还小哪，至早也得明年才能上学。阿丑听话，还得在家给妈妈捶背。”母亲给他擦去脸上的泪水，哄着。

“不！我要上学，三哥能上，我也能上！”孩子哭得更响了。

“好，好，莫哭，下午让姐姐领你也去就是了。他们做功课，你在旁边玩。”母亲被缠不过，只好答应了。

到了私塾，塾师看了心里好笑。这么一个小不点儿，不在母亲怀里撒娇就算好的了！就随便发给他一本薄薄的小书。许地山翻了翻，见和兄姊们的不一样，便走到塾师跟前，很有礼貌地鞠了个躬，把书交到塾师手里，一板正经地说：“仙（先）生，勿要这本，要和哥哥一样的。”塾师心里诧异，摘下眼镜把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果然发给他一本兄姊们正在读的书。

两个月以后，在县衙门的花厅里，塾师同办完公事的南英先生一起坐着谈天论地，话题扯到几个孩子的学习情况，塾师说：

“几位公子的资秉都不凡，都很有根器，不过要数最好的，还是地山四公子。”

和一般的儿童一样，孩提时代的许地山也是十分活泼可爱的。在他七岁的时候，又添了一个小妹。许地山非常喜爱这个妹妹，虽然他自己年龄也不大，但却象一个“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小妹。他有时把妹妹逗得咯咯地笑，有时又喜欢把她逗哭。妹妹娇，一不高兴就要尖起嗓子大声喊：“妈妈啊！你看，阿丑又在欺负我了！”

“阿丑，你个该死的，就这一个亲妹妹啊！又不是我轿底下带来的！”妈妈听到妹妹的哭喊声，每每隔着窗子在屋里骂，喝骂声中带着慈爱，她是知道自己儿子心性的。

为了这个妹妹，许地山有时甘于冒犯他的大哥。大哥许赞书